三國史記/卷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國史記卷五十
列傳第十〈弓裔　甄萱〉

►

弓裔

弓裔，新羅人，姓金氏。考第四十七憲安王誼靖，母憲安王嬪御，失其姓名。或云四十八景文王膺廉之子。以五月五日，生於外家。其時屋上有素光，若長虹，上屬天。日官奏曰：「此兒以重午日生，生而有齒，且光焰異常，恐將來不利於國家，宜勿養之。」王勑中使抵其家殺之。使者取於襁褓中，投之樓下。乳婢竊捧之，誤以手觸，眇其一目。抱而逃竄，劬勞養育。年十餘歲，遊戲不止。其婢告之曰：「子之生也，見棄於國，予不忍，竊養，以至今日。而子之狂如此，必為人所知，則予與子俱不免，為之奈何？」弓裔泣曰：「若然，則吾逝矣，無為母憂。」便去世達寺，今之興教寺是也。祝髮為僧，自號善宗。及壯，不拘檢僧律軒輊，有膽氣。嘗赴齋，行次有烏鳥銜物，落所持鉢中，視之牙籤，書「王」字，則秘而不言，頗自負。見新羅衰季，政荒民散，王畿外州縣叛附相半，遠近羣盜蜂起蟻聚，善宗謂乘亂聚衆可以得志，以真聖王即位五年，大順二年辛亥，投竹州賊魁箕萱。箕萱侮慢，不禮善宗，鬱悒不自安，潛結箕萱麾下元會、申煊等為友。

景福元年壬子，投北原賊梁吉。吉善遇之，委任以事，遂分兵，使東略地。於是出宿雉岳山石南寺。行襲酒泉、奈城、鬱烏、御珍等縣，皆降之。

乾寧元年，入溟州，有衆三千五百人，分為十四隊，金大、黔毛、昕長、貴平、張一等為舍上。〈舍上謂部長也。〉與士卒同甘苦勞逸，至於予奪，公而不私，是以衆心畏愛，

推為將軍。於是擊破猪足、狌川、夫若、金城、鐵圓等城，軍聲甚盛。現浿西賊寇來降者衆多，善宗自以為衆大，可以開國稱君，始設內外官職。我太祖自松岳郡來投，便授鐵圓郡太守。

三年丙辰，攻取僧嶺、臨江兩縣。四年丁巳，仁物縣降。善宗謂松岳郡，漢北名郡，山水奇秀，遂定以為都。擊破孔巖、黔浦、穴口等城。時梁吉猶在北原，取國原等三十餘城有之。聞善宗地廣民衆，大怒，欲以三十餘城勁兵襲之。善宗潛認先擊，大敗之。

光化元年戊午春二月，葺松岳城。以我太祖為精騎大監，伐楊州、見州。冬十一月，始作八關會。

三年庚申，又命太祖伐廣州、忠州、唐城、青州、〈或云青川。〉槐壤等，皆平之。以功授太祖阿飡之職。

天復元年辛酉，善宗自稱王，謂人曰：「往者新羅請兵於唐，以破高勾麗，故平壤舊都，鞠為茂草。吾必報其讎。」蓋怨生時見棄，故有此言。嘗南巡至興州浮石寺，見壁畫新羅王像，發劒擊之，其刃迹猶在。

天祐元年甲子，立國號為摩震，年號為武泰。始置廣評省，備員匡治奈、〈今侍中。〉徐事、〈今侍郎。〉外書。〈今員外郎。〉又置兵部、大龍部、〈今倉部。〉壽春部、〈今禮部。〉奉賓部、〈今禮賓省。〉義刑臺、〈今刑部。〉納貨府、〈今大府寺。〉調位府、〈今三司。〉內奉省、〈今都省。〉禁書省、〈今秘書省。〉南廂壇、〈今將作監。〉水壇、〈今水部。〉元鳳省、〈今翰林院。〉飛龍省、〈今太僕寺。〉物藏省。〈今少府監。〉又置史臺、〈掌習諸譯語。〉植貨府、〈掌栽植菓樹。〉障繕府、〈掌修理城隍。〉珠淘省。〈掌造成器物。〉又設正匡、元輔、大相、元尹、佐尹、正朝、甫尹、軍尹、中尹等品職。秋七月，移青州人戶一千入鐵圓城為京。伐取尙州等三十餘州縣，公州將軍弘奇來降。

天祐二年乙丑，入新京，修葺觀闕、樓臺，窮奢極侈。改武泰為聖冊元年。分定浿西十三鎮。平壤城主將軍黔用降，甑城赤衣、黃衣賊明貴等歸服。善宗以強盛自矜，意欲并吞，令國人呼新羅為滅都，凡自新羅來者，盡誅殺之。

朱梁乾化元年辛未，改聖冊為水德萬歲元年，改國號為泰封。遣太祖率兵伐錦城等，以

錦城為羅州。論功，以太祖為大阿飡、將軍。善宗自稱彌勒佛，頭戴金幘，身被方袍，以長子為青光菩薩，季子為神光菩薩。出則常騎白馬，以綵餙其鬃尾，使童男童女奉幡蓋、香花前導，又命比丘二百餘人梵唄隨後。又自述經二十餘卷，其言妖妄，皆不經之事。時或正坐講說，僧釋聰謂曰：「皆邪說恠談，不可以訓。」善宗聞之怒，以鐵推打殺之。

三年癸酉，以太祖為波珍飡、侍中。

四年甲戌，改水德萬歲為政開元年。以太祖為百船將軍。

貞明元年，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，正色諫之。王惡之曰：「汝與他人奸，何耶？」康氏曰：「安有此事？」王曰：「我以神通觀之。」以烈火熱鐵杵撞其陰殺之，及其兩兒。爾後多疑急怒，諸寮佐將吏，下至平民，無辜受戮者，頻頻有之，斧壤、鐵圓之人不勝其毒焉。

先是，有商客王昌瑾自唐來，寓鐵圓市廛。至貞明四年戊寅，於市中見一人，狀貌魁偉，鬢髮盡白，着古衣冠，左手持蓋椀，右手持古鏡，謂昌瑾曰：「能買我鏡乎？」昌瑾即以米換之。其人以米俵街巷乞兒，而後不知去處。昌瑾懸其鏡於壁上，日映鏡面，有細字書，讀之若古詩。其畧曰：「上帝降子於辰馬，先操鷄，後搏鴨。於巳年中，二龍見，一則藏身青木中，一則顯形黑金東。」昌瑾初不知有文，及見之，謂非常，遂告于王。王命有司與昌瑾物色，求其鏡主不見，唯於敦颯寺佛堂有鎮星塑像，如其人焉。王嘆異久之，命文人宋含弘、白卓、許原等解之。含弘等相謂曰：「上帝降子於辰馬者，謂辰韓、馬韓也。二龍見，一藏身青木，一顯形黑金者，青木，松也，松岳郡人以龍為名者之孫，今波珍飡、侍中之謂歟？黑金，鐵也，今所都鐵圓之謂也。今主上初興於此，終滅於此之驗也。先操鷄，後搏鴨者，波珍飡、侍中先得鷄林，後收鴨綠之意也。」宋含弘等相謂曰：「今主上虐亂如此，吾輩若以實言，不獨吾輩為葅醢，波珍飡亦必遭害。」迺飾辭告之。王凶虐自肆，臣寮震懼，不知所措。夏六月，將軍弘述、白玉、三能山、卜沙貴，此，洪儒、裴玄慶、申崇謙、卜知謙之少名也，四人密謀，夜詣太祖私第，言曰：「今主上淫刑以逞，殺妻戮子，誅夷臣寮，蒼生塗炭，不自聊生。自古廢昏立明，天下之大義也。請公行湯、武之事。」太祖作色，拒之曰：「吾以忠純自許，今雖暴亂，不敢有二心。夫以臣替君，斯謂革命。予實否德，敢效殷、周之事乎？」諸將曰：「時乎不再來，難遭而易失。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今政亂國危，民皆疾視其上如仇讐。今之德望，未有居公之右者。況王昌瑾所得鏡文如彼，豈可雌伏，取死獨夫之手乎？」夫

人柳氏聞諸將之議，迺謂太祖曰：「以仁伐不仁，自古而然。今聞衆議，妾猶發憤，況大丈夫乎？今羣心忽變，天命有歸矣。」手提甲領，進太祖，諸將扶衛太祖出門，令前唱曰：「王公已舉義旗！」於是前後奔走來隨者不知其幾人。又有先至宮城門皷噪以待者，亦一萬餘人。王聞之，不知所圖，迺微服逃入山林，尋為斧壤民所害。弓裔起自唐大順二年，至朱梁貞明四年，凡二十八年而滅。

甄萱

甄萱，尙州加恩縣人也，本姓李，後以甄為氏。父阿慈介，以農自活，後起家為將軍。初，萱生孺褓時，父耕于野，母餉之，以兒置于林下，虎來乳之，鄉黨聞者異焉。及壯，體貌雄奇，志氣倜儻不凡。從軍入王京，赴西南海防戍，枕戈待敵，其勇氣恒為士卒先。以勞為裨將。

唐昭宗景福元年，是新羅真聖王在位六年，嬖竪在側，竊弄政柄，綱紀紊弛，加之以饑饉，百姓流移，羣盜蜂起。於是萱竊有覬心，嘯聚徒侶，行擊京西南州縣，所至響應。旬月之間，衆至五千人。遂襲武珍州自王，猶不敢公然稱王，自署為新羅西面都統指揮兵馬制置、持節、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、行全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上柱國、漢南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是時，北原賊良吉雄強，弓裔自投為麾下。萱聞之，遙授良吉職為裨將。萱西巡至完山州，州民迎勞。萱喜得人心，謂左右曰：「吾原三國之始，馬韓先起後，赫世勃興，故辰、卞從之而興，於是百濟開國金馬山，六百餘年。捻章中，唐高宗以新羅之請，遣將軍蘇定方以船兵十三萬越海，新羅金庾信卷土，歷黃山至泗沘，與唐兵合攻百濟滅之。今予敢不立都於完山，以雪義慈宿憤乎！」遂自稱後百濟王，設官分職。是唐光化三年，新羅孝恭王四年也。遣使朝吳越，吳越王報聘，仍加檢校太保，餘如故。

天復元年，萱攻大耶城，不下。

開平四年，萱怒錦城投于弓裔，以步騎三千圍攻之，經旬不解。

乾化二年，萱與弓裔戰于德津浦。

貞明四年戊寅，鐵圓京衆心忽變，推戴我太祖即位。萱聞之，秋八月，遣一吉飡閔郃稱賀，遂獻孔雀扇及地理山竹箭。又遣使入吳越進馬，吳越王報聘，加授中大夫，餘如故。

六年，萱率步騎一萬，攻陷大耶城，移軍於進禮城。新羅王遣阿飡金律求援於太祖。太祖出師，萱聞之，引退。萱與我太祖陽和而陰剋

同光二年秋七月，遣子須彌強發大耶、閒韶二城卒攻曹物城。城人為太祖固守，且戰，須彌強失利而歸。八月，遣使獻騶馬於太祖。

三年冬十月，萱率三千騎至曹物城，太祖亦以精兵來與之确。時萱兵銳甚，未決勝否。太祖欲權和以老其師，移書乞和，以堂弟王信為質，萱亦以外甥真虎交質。十二月，攻取居昌等二十餘城。遣使入後唐稱藩，唐策授檢校太尉、兼侍中、判百濟軍事，依前持節、都督全武公等州軍事、行全州刺史、海東四面都統、指揮兵馬制置等事、百濟王，食邑二千五百戶。

四年，真虎暴卒，萱聞之，疑故殺，即囚王信獄中。又使人請還前年所送騶馬，太祖笑還之。

天成二年秋九月，萱攻取近品城，燒之。進襲新羅高鬱府，逼新羅郊圻。新羅王求救於太祖。冬十月，太祖出師援助。萱猝入新羅王都時，王與夫人嬪御出遊鮑石亭，置酒娛樂。賊至，狼狽不知所為，與夫人歸城南離宮，諸侍從臣寮及宮女、伶官皆陷沒於亂兵。萱縱兵大掠，使人捉王至前，戕之，便入居宮中，強引夫人亂之。以王族弟金傅嗣立，然後虜王弟孝廉、宰相英景，又取國帑、珍寶、兵仗、子女、百工之巧者自隨以歸。太祖以精騎五千要萱於公山下，大戰。太祖將金樂、崇謙死之，諸軍敗北，太祖僅以身免。萱乘勝取大木郡。契丹使裟姑、麻咄等三十五人來聘。萱差將軍崔堅伴送麻咄等航海北行，遇風，至唐登州，悉被戮死。時新羅君臣以衰季，難以復興，謀引我太祖結好為援。甄萱自有盜國心，恐太祖先之，是故引兵入王都作惡，故十二月日，寄書太祖曰：「昨者國相金雄廉等將召足下入京，有同鼈應黿聲，是欲鷂披隼翼，必使生靈塗炭，宗社丘墟。僕是用先着祖鞭，獨揮韓鉞，誓百寮如嗷日，諭六部以義風。不意姦臣遁逃，邦君薨變，遂奉景明王之表弟、獻康王之外孫，勸即尊位，再造危邦。喪君有君，於是乎在。足下勿詳忠告，徒聽流言，百計窺覦，多方侵擾，尚不能見僕馬首，拔僕牛毛。冬初，都頭索湘束手於星山陣下；月內，左將金樂曝骸於美理寺前。殺獲居多，追擒不少。強羸若此，勝敗可知。所期者，掛弓於平壤之樓，飲馬於浿江之水。然以前月七日，吳越國使班尚書至，傳王詔旨，知卿與高麗久通歡好，共契鄰盟，比因質子之兩亡，遂失和親之舊好，互侵疆境，不戢干戈。今專發使臣，赴卿本道，又移文高麗，宜各相親，比

永孚于休。僕義篤尊王，情深事大，及聞詔諭，即欲秖承，但慮足下欲罷不能，困而猶鬬。今錄詔書寄呈，請留心詳悉。且巍瀘迭憊，終必貽譏；蚌鷸相持，亦為所笑。宜迷復之為戒，無後悔之自貽。」

三年正月，太祖答曰：「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尚書所傳詔書一道，兼蒙足下辱示長書敘事者。伏以華軺膚使，爰致制書；尺素好音，兼承教誨。捧芝檢而雖增感激，開華牋而難遣衽疑。今託迴軒，輒敷危衽。僕仰承天假，俯迫人推，過叨將帥之權，獲赴經綸之會。頃以三韓厄會，九土凶荒，黔黎多屬於黃巾，田野無非於赤土，庶幾弭風塵之警，有以救邦國之灾。爰自善隣，於焉結好，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，七八年士卒閑眠。及至酉年，維時陽月，忽焉生事，至於交兵。足下始輕敵以直前，若螳蜋之拒轍；終知難而勇退，如蚊子之負山。拱手陳辭，指天作誓，今日之後，永世歡和，苟或渝盟，神其殛矣。僕亦尚止戈之武，期不殺之仁，遂解重圍，以休疲卒。不辭質子，但欲安民。此則我有大德於南人也。豈謂歃血未乾，凶威復作。蜂蠆之毒，侵害於生民；狼虎之狂，為梗於畿甸。金城窘忽，黃屋震驚。仗義尊周，誰似桓、文之覇？乘間謀漢，唯看莽、卓之姦。致使王之至尊，枉稱子於足下。尊卑失序，上下同憂。以為非有元輔之忠純，豈得再安於社稷？以僕心無匿惡，志切尊王，將援置於朝廷，使扶危於邦國。足下見毫釐之小利，忘天地之厚恩，斬戮君王，焚燒宮闕，葅醢卿士，虔劉士民。姬姜則取以同車，珍寶則奪之稛載。元惡浮於桀、紂，不仁甚於獍梟。僕怒極崩天，誠深却日，誓効鷹鸇之逐，以申犬馬之勤。再舉干戈，兩更槐柳。陸擊則雷馳電擊，水攻則虎搏龍騰，動必成功，舉無虛發。逐尹邠於海岸，積甲如山；擒鄒造於城邉，伏尸蔽野。燕山郡畔，斬吉奐於軍前；馬利城邊，戮隨晤於纛。下拔任存之日，邢積等數百人捐軀；破清州之時，直心等四五輩授首。桐藪望旗而潰散，京山銜璧以投降。康州則自南而來歸，羅府則自西移屬。侵攻若此，收復寧遙必期。泜水營中，雪張耳千般之恨；烏江岸上，成漢王一捷之功。竟息風波，永清寰海。天之所助，命欲何歸？況承吳越王殿下德洽包荒，仁深字小，特出綸於丹禁，諭戢難於青丘。既奉訓謀，敢不尊奉！若足下祗承睿旨，悉戢凶機，不惟副上國之仁恩，抑可紹海東之絶緒。若不過而能改，其如悔不可追。」

夏五月，萱潛師襲康州，殺三百餘人，將軍有文生降。秋八月，萱命將軍官昕領衆築陽山。太祖命命旨城將軍王忠擊之，退保大耶城。冬十一月，萱選勁卒攻拔缶谷城，殺守卒一千餘人，將軍楊志、明式等生降。

四年秋七月，萱以甲兵五千人攻義城府，城主將軍洪術戰死。太祖哭之慟，曰：「吾失左右手矣！」萱大舉兵，次古昌郡瓶山之下，與太祖戰，不克，死者八千餘人。翌日，

萱聚殘兵襲破順州城，將軍元逢不能禦，棄城夜遁。萱虜百姓，移入全州。太祖以元逢前有功，宥之。改順州號下枝縣。

長興三年，甄萱臣龔直，勇而有智略，來降太祖。萱收龔直二子一女，烙斷股筋。秋九月，萱遣一吉飡相貴以船兵入高麗禮成江，留三日，取鹽、白、貞三州船一百艘焚之，捉猪山島牧馬三百匹而歸。

清泰元年春正月，萱聞太祖屯運州，遂簡甲士五千至。將軍黔弼及其未陣，以勁騎數千突擊之，斬獲三千餘級，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。萱麾下術士宗訓、醫者訓謙、勇將尚達、崔弼等降於太祖。

甄萱多娶妻，有子十餘人。第四子金剛，身長而多智，萱特愛之，意欲傳其位。其兄神劒、良劒、龍劒等知之憂悶。時良劒為康州都督，龍劒為武州都督，獨神劒在側。伊飡能奐使人往康、武二州，與良劒等陰謀。至清泰二年春三月，與波珍飡新德、英順等勸神劒幽萱於金山佛宇，遣人殺金剛。神劒自稱大王，大赦境內。其教書曰：「如意特蒙寵愛，惠帝得以為君；建成濫處元良，太宗作而即位。天命不易，神器有歸。恭惟大王神武超倫，英謀冠古。生丁衰季，自任經綸，徇地三韓，復邦百濟。廓清塗炭而黎元安集，鼓舞風雷而邇遐駿奔。功業幾於重興，智慮忽其一失。幼子鍾愛，姦臣弄權，導大君於晉惠之昏，陷慈父於獻公之惑，擬以大寶授之頑童。所幸者，上帝降衷，君子改過，命我元子，尹茲一邦。顧非震長之才，豈有臨君之智？兢兢慄慄，若蹈冰淵，宜推不次之恩，以示惟新之政。可大赦境內，限清泰二年十月十七日昧爽以前，已發覺、未發覺、已結正、未結正大辟已下罪，咸赦除之，主者施行。」萱在金山三朔，六月，與季男能乂、女子衰福、嬖妾姑比等逃奔錦城，遣人請見於太祖。太祖喜，遣將軍黔弼、萬　　等，由水路勞來之。及至，待以厚禮。以萱十年之長，尊為尚父，授館以南宮，位在百官之上。賜楊州為食邑，兼賜金帛、蕃縟、奴婢各四十口、內廐馬十匹。甄萱壻將軍英規密語其妻曰：「大王勤勞四十餘年，功業垂成，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，投於高麗。夫貞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主。若捨己君以事逆子，則何顏以見天下之義士乎？況聞高麗王公，仁厚勤儉，以得民心，殆天啓也，必為三韓之主。盍致書以安慰我王，兼殷勤於王公，以圖將來之福乎？」其妻曰：「子之言是吾意也。」於是天福元年二月，遣人致意，遂告太祖曰：「若舉義旗，請為內應，以迎王師。」太祖喜，厚賜其使者而遣之，兼謝英規曰：「若蒙恩一合，無道路之梗，則先致謁於將軍，然後升堂拜夫人，兄事而姊尊之，必終有以厚報之。天地鬼神，皆聞此言。」夏六月，萱告曰：「老臣所以投身於殿下者，願仗殿下威稜，以誅逆子耳。伏望大王借以神兵，殲其賊亂，則臣雖死無憾。」

太祖從之。先遣太子武、將軍述希領步騎一萬趣天安府。秋九月，太祖率三軍至天安合兵，進次一善。神劒以兵逆之。甲午，隔一利川，相對布陣。太祖與尚父萱觀兵，以大相堅權、述希、金山、將軍龍吉、奇彥等，領步騎三萬，為左翼；大相金鐵、洪儒、守卿、將軍王順、俊良等，領步騎三萬，為右翼；大匡順式、大相兢俊、王謙、王乂、黔弼、將軍貞順、宗熙等，以鐵騎二萬、步卒三千，及黑水鐵利諸道勁騎九千五百，為中軍；大將軍公萱、將軍王含允，以兵一萬五千，為先鋒：鼓行而進。百濟將軍孝奉、德述、明吉等望兵勢大而整，棄甲降於陣前。太祖勞慰之，問百濟將帥所在。孝奉等曰：「元帥神劒在中軍。」太祖命將軍公萱直擣中軍一軍，齊進挾擊。百濟軍潰北，神劒與二弟及將軍富達、小達、能奐等四十餘人生降。太祖受降，除能奐，餘皆慰勞之，許令與妻孥上京。問能奐曰：「始與良劒等密謀囚大王，立其子者，汝之謀也。為臣之義，當如是乎？」能奐俛首不能言，遂命誅之。以神劒僭位，為人所脅，非其本心，又且歸命乞罪，特原其死。〈一云三兄弟皆伏誅。〉甄萱憂懣，發疽數日，卒於黃山佛舍。太祖軍令嚴明，士卒不犯秋毫，故州縣案堵，老幼皆呼萬歲。於是存問將士，量材任用，小民各安其所業。謂神劒之罪如前所言，乃賜官位。其二弟與能奐罪同，遂流於真州，尋殺之。謂英規「前王失國後，其臣子無一人慰藉者，獨卿夫妻千里嗣音，以致誠意，兼歸美於寡人，其義不可忘」。仍許職左丞，賜田一千頃，許借驛馬二十五匹，以迎家人賜，其二子以官。甄萱起唐景福元年，至晉天福元年，共四十五年而滅。

論曰：新羅數窮道喪，天無所助，民無所歸。於是羣盜投隙而作，若猬毛然，其劇者弓裔、甄萱二人而已。弓裔本新羅王子而反以宗國為讐，圖夷滅之，至斬先祖之畫像，其為不仁甚矣。甄萱起自新羅之民，食新羅之祿，而包藏禍心，幸國之危，侵軼都邑，虔劉君臣，若禽獮而草薙之，實天下之元惡大憝。故弓裔見棄於其臣，甄萱產禍於其子，皆自取之也，又誰咎也！雖項羽、李密之雄才，不能敵漢、唐之興，而況裔、萱之凶人，豈可與我太祖相抗歟！但為之歐民者也。